



宁静的雪

何武荣

骤然而至的大雪，给满目萧瑟的冬天一份明亮、一片洁净，赋予了山川树木一种动人的美。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一点也没有寂寞之感，心中一片晴朗。

伫立雪地，赏雪的舞姿，听雪的声音，整整一个冬天的萧条和冰冷居然不再，这个时候如果宅在屋子，无视这番美景，那是暴殄天物了。当然，你若在窗前煮茶赏雪，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致。

小城太小，太偏，特别是在冬天，整个街道也少有人影。大雪纷飞时，更是寥无人迹。就是在这个时候，与雪为伴，倒是觉得有了另外一番热闹之感。那片雪花飘然入世，像是要侵扰一下这里的寂寞，可是当它来到这里，感受到这里的时光像茶之馨香需要慢慢品味、细细体会，于是，便静静地落在那里，不再有一丝躁烦，仿佛岁月静好。

这里的松柏较多，看起来倒是少了那么一点荒凉的味道，时而发现一些红色的野果依然在坚守，与绿的松、白的雪相互掩映，形成一种特别的美。也有像我们这些孤独客，依偎在岁月的一隅，把飞雪当做风景，把寂静当成美好，面对那片飘在脸上的一种别样的温暖。此时，唯有雪成了最好的陪伴，唯有雪能听到我的心声。

突然，有些想家，那里也应该大雪纷飞了吧，哦，还有我的小棉袄，她那里尽管是南方，依然大雪漫天，想着她下周一就回家了，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雪的世界其实最美的就是它的平静与淡然，静静地走在雪地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然，让心情豁然轻松。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失落、遗憾、不快都可以放下，一如人生，只有内心的坦然和宁静，才是最美的精神境界吧。

从延安到北安

黄士伟

先期到达的东北抗联人员和晋察冀干部也只有241人，但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是黑龙江省各级政权的骨干。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和省政府驻北安期间，制定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召开了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省胜利完成了建党、建政、土改、剿匪、支前等工作。经过不断巩固和建设，北安成为重要军政中心和战略后方，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时任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赵德尊代表东北局远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赵德尊作了专题发言，全面介绍黑龙江省土改工作经验。其中许多经验被党中央制定土改政策时借鉴和吸纳，并向其他解放区大力推广。

这里，是红色干部的摇篮。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培养军政干部、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和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先后在北安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工兵学校、黑龙江省军政干部学校、黑龙江军区卫生学校等10余所军政学校。许多延安干部担任校领导和教员，教材也多是延安带来的，按延安模式开展教学与培训，总计培养数万名干部和专业人才，为东北及全国解放提供了大量干部和人才，其中高级军政干部达百余人。

这里，是《黑龙江日报》创刊地。为传播党的声音和扩大宣传，发动群众，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北安成立黑龙江报社，侯野锋任社长，章子冈、张向凌任副社长，从社长到编辑

全部是延安干部团成员。1945年12月1日，黑龙江报社在北安正式诞生，创刊号《时事新闻》出版，1946年2月1日更名为《黑龙江日报》。这是黑龙江省第一张党报，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同北满人民见面的报纸，党的声音通过报纸不断在全省人民中传播开来。

这里，是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解放战争期间，黑龙江省人民全力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有力支援前线，为东北和全国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壮大了前线主力。仅从1947年初到1948年末两年时间内，黑龙江省就向主力部队输送新兵9.5万人，民工1.6万人次，粮食80多万吨，谷草4.7万吨，担架3200多副，马匹5600多匹，大车辆1200多辆及其他大批物资。

延安精神在北安落地生根

随着东北军政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东北工兵学校的迁入和各个老根据地干部的相继到来，到达北安的延安干部达到数百人。陈云、李富春、彭真、蔡畅、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林枫、洪学智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曾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工作过、战斗过，陈云、李富春、蔡畅还作过重要讲话，教育广大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做好土改等工作。

前来北安工作的干部中大多数人都在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学习过，是延安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延安的工作学习经历，

使得他们拥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火热的革命激情；拥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善于应对复杂危险的斗争环境、善于做群众工作；使得他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服从大局，政治立场坚定。他们以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经验，在北安示范引领，言传身教，使伟大的延安精神深深扎根北安大地，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开花结果。特别是东北军政大学总校迁入北安，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互相融合、交相辉映。

从那时起，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安接受革命教育和熏陶，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参加东北乃至全国解放战争和人民政府建设。从这一点讲，北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塞北延安”。

那些革命先辈大多数已经去世，但他们培养的干部还在，发展的党员还在，他们所倡导的延安精神在北安大地代代相传，具体化为新时代北安精神，成为北安人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成为北安人民永远坚守的精神家园。

如今，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在充分挖掘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北安市提出全力打造“塞北延安”红色品牌，不断扩大北安红色历史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经过艰辛努力，建立了以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陈列馆、黑龙江省政府旧址陈列馆、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抗联纪念馆等为主体的红色博物馆群，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扩大红色文化影响。

（作者系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黑龙江省北安市委书记）

书写红色历史

北安作为北满根据地五大中心之一，战略地位不言而喻。1939年北安是伪满洲国设立的19个省之一的北安省省会，也是伪满军政中心之一，建有大量办公用房和军事设施。北安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滨北、齐北、北黑三条铁路在此交汇，东南通达哈尔滨，西南通达齐齐哈尔，向北直达边境城市黑河，可以联系西满，支援南满。此外，老黑龙江省根据地包括伪满北安省和黑河省的全部，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00万，地处粮食主产区，具备建立战略基地的最佳条件。

延安干部团是我党派来的第三批干部，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加强了北安地区的革命工作，成为老黑龙江根据地建设的中坚力量。从延安来到北安的干部有195人，加上

两棵树

刘江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关于树的记忆，或是外婆的梨树，或是祖母的枣树，一棵树连接着一位亲人，一份亲情。多少年过去，尽管人去故，院荒芜，但只要那树还在就觉着人应有知，情还未断，无论隔了多少岁月，只要你往那树边一站，就会有一声呼唤在心底涌起：你来了！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两棵树不仅无关亲情，而且从未谋面，就像人与人的缘分一样，茫茫尘世间，只一眼，便深深结缘。你懂它，它也懂你，这树在你眼里，不再是一棵树木，而是崇高的生命。

那是黄帝陵寝庇佑的一个古老的村庄，那一天我去看望一位朋友的母亲，一进村却被一棵大树挡住了脚步。那棵树足有七八米高，主干笔直，顶部的枯枝酷似一尊古典仕女的头像，而在那头像的背后长出的簇簇新枝，正像圣母身后的莲花瓣，生机四射。越近前，树越高，抬头仰望，那树简直就是一尊怀抱净水瓶，手持杨柳枝，佛指轻弹甘露的观音菩萨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转到树前看到的景象，让人感到的一种彻心的痛，那树的胸前像是被一把利剑生生劈开，有一道巨大的伤疤纵贯全身，而在那深深的伤疤上还不知被谁放火烧过，使这棵远远望去笔直高大的树几乎成了一个半圆的空壳，满目焦痕，惨不忍睹。只是在这树的背后有一绺尺许宽的树皮下接大地上连新枝，有它源源不断地向上输送养料，才使那些新枝保持着生机，看上去依然朝气蓬勃、无忧无虑。就像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把所有的艰难困苦和伤痛都揽入自己的怀中，肩负儿女，面朝太阳，迎风前行。噢，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现在才记起告诉你们这是一棵什么树，它是一棵杨树，一棵陕北大地上常见的大叶杨。想着每当朝阳升起，那巴掌大的树叶一片金光，晨风里它们相击而歌，或许还有三五成群的野鸽子绕树而翔。日出而作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你心中有多大的块垒和不忍，望一眼这树你还有什么委屈可言、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奋斗呢？

也许这就是这棵伤痕累累的老树至今没有倒下的理由，它牢记着自己的持守、牢记着肩负的使命和传承。它，在隐忍中坚守，在坚守中追求。它，在旷日持久的时间里向天而歌！它的凄美，让人感动，更让人心痛。

也许，这就是叶嘉莹先生标举的“弱德之美”，是在重大的不幸遭遇之下，负担承受并且自己要完成自己的一种力量，是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尽到自己的责任。

另一棵树是在我家乡的一座大山上，那山的极顶几乎就是一块七八米见方的大石头，在那石头四周的缝隙里原是生长着白皮松的；大概是由于雨水日稀的缘故，不少树都渐渐地干枯了。兀立在石缝中的枯枝经过日晒雨淋一片黝黑，手一拍当当作响，铜浇铁铸一般。站在那绝顶的悬崖边，我拍了拍一株枯松，扶着它探头向山谷里望去。没想到这一望却吓得我急忙退回身来，我分明看见那枯树上缠绕着一条蟒蛇，头正在半空中摇摆！当我定下心来，好奇心驱使着再次探身看个究竟时，却发现那是一绺未枯的树皮，由于那树原是扭曲着生长的，那幸存的一缕生机也保留着原来的纹路，白皮松特有的斑点使它乍一看几乎与蟒蛇无异。更奇的是在那一绺树皮的下方竟然滋生出了一个新枝，斜斜地向外伸去，随风摇曳。它一下子就使我想起了米开朗基罗的杰作《创造亚当》——亚当那接受神启的手臂！它是那样的慵倦，又是那样的渴望；它是那样的悲哀，又是那样的坚毅。而那新枝的顶端竟然还高擎着一枚松塔！哦，那是神授的灵魂、是生命的绿焰吗？

有风谷底生，由低到高，由弱到强，这天籁之音刹那间汇成一首铺天盖地的圣歌，托着那新枝上升！上升！

俗话说，每一只羊都有它自己的一坨草地。上帝给了它们生命，就一定会有属于它们的伊甸园。我想，每一位善良的读者，也都会为这两棵坚毅的树木祈福点赞！



人间的水洗不尽世上的尘

曹宏飞

波澜该平息了，涟漪没向归途
你应该煮好了粥，等我回来
黑米，花生，桂圆
莲子，薏仁，红枣
它们穿越四季，翘首以盼
咕嘟成一壶热切的酒

没有源头可追溯
岁月荣枯，有些人能感受雨
大多，只是被淋湿
向晚的黄昏，寂寥如影随形
青春和你，岌岌可危

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曾经被荆棘
我只是其中一个，此处致敬
感谢你，心存善意
挽救一颗病入膏肓的心

自语是一种落寞，写诗也是
阅读更是
没有故乡的人，终无后路可退

人间的水洗不尽世上的尘
请不要笑我三十七年来
一直孤独地翻山越岭

煤的颜色

张继栋

你无法抵御那黑色如漆的吸引
却从未停止对光芒如电的渴望
始终以自身的形式对躯体塑造
黑暗与孤寂，水冲与石挤
你变成一坨乌黑块垒
孕育在地球的子宫

不知是担心大地分娩时的阵痛
还是怕你不安分的躁动
矿工的双手
小心翼翼地把你接生
摸着你的黑黑的身躯
黑暗中一排排洁白的牙齿
是那么刺眼
原来那是矿工看到你第一眼时
咧嘴会心一笑

不知是对太阳的蔑视
还是对花儿的不屑
走出地面
你迫不及待地寻找火种
将乌黑的身躯扑入熔炉
刹时一腔光芒万丈的烈火
随即向世界亮出了
煤的真正颜色

钓鱼

曹延斌

也有说此鱼也许得了白内障；或者是条疯鱼；亦或是只饿鬼，竟敢在刀尖吮血。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着当天绝大多数垂钓者两手空空，我想着肯定是一条贪鱼。鱼儿为了一口美食而被钓，尚情有可原，但此鱼贪婪成性，以至于到了见东西就抢，见东西就吃的疯狂地步。连刺杀自己的锋利无比的钓钩也不放过，疯狂的贪婪让它走上不归路。

搏鱼或叫溜鱼，是一个最见垂钓者功力的技巧。不管用海杆或者手杆，但凡上鱼或鱼儿咬钩后，每每都检验着这个技艺。这是一项验证高手与低手的一道分水岭和试金石，也是钓鱼的一项核心技术。不断揣摩、不断历练才能得其要领，才能应用自如、得心应手。特别是手杆钓鱼，钓到大鱼时，那更是惊心动魄，期间充满了斗智斗勇。总之，鱼越大越聪明，它感觉自己咬钩后，或向水面游动，出现浮漂，或轻轻地拉出水面，怎肯束手就擒，奋力向水底冲去。但一条1斤多点的鱼儿，岂是我的对手，很快，这条“贪食鲤”疲惫不堪，成为我的囊中之物。看到我这没下鱼饵就能钓上鱼的“超能”，钓友们纷纷围拢过来，有说此鱼是失恋了，正想自杀，于是慷慨赴死；

垂钩，钓山水钓鱼风景，钓出磨刀石的耐心；人在岸上钓鱼，鱼在水中钓鱼人；钓鱼的本能，鱼钓人的心性；人在岸上静，鱼在水中动，是以静制动，还是以动制静，问号一样的钓钩，把谜一样的答案垂挂成永恒。钓鱼渐渐在闲暇之余成为我的乐趣。

延安刚开始掀起垂钓热时，我哥哥先入其道，并且很快成为重量级的铁杆发烧友，一次10斤以上的鲤鱼、草鱼入账，在业界颇有几分名声。他见我动了心，便绘声绘色地给我讲钓鱼的妙处，并无偿给我提供了不少渔具，还手把手教我钓鱼的基本技巧。几次尝试后，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垂钓。

一次到枣园的一个鱼塘里垂钓，为了测试池塘水深，我把空钩抛入水中，不料，不到5秒钟的功夫，鱼漂便沉入水中。当时我觉得蹊跷，于是起线拉杆，稍一用力便见一条1斤多的黑鲤鱼露出水面。黑鲤鱼被拉出水面，怎肯束手就擒，奋力向水底冲去。但一条1斤多点的鱼儿，岂是我的对手，很快，这条“贪食鲤”疲惫不堪，成为我的囊中之物。看到我这没下鱼饵就能钓上鱼的“超能”，钓友们纷纷围拢过来，有说此鱼是失恋了，正想自杀，于是慷慨赴死；

鱼上钩后，首先用力拉一下或提一下鱼线，将鱼钩深深地挂住鱼的嘴部，然后开始惊心动魄的搏鱼。起先多数鱼拼尽全力，或向底部冲去，意图冲到泥里去，或找到一个树桩、石头，将鱼线缠绕上去，这样垂钓者一发力，鱼线就会断裂，垂钓就会前功尽弃。高明的垂钓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总能沉得住气，拿捏好分寸，掌握好力道，总之是要把鱼控制到它想逃又找不到逃的地方。其要诀概要是你逃我拽，它发死力逃，我用巧力滞，拽一拽，放一放，如此反复。开始是阻击战，中间是消耗战，待鱼精疲力尽时，最后一击，才能打一个漂漂亮亮的歼灭战，收线抄鱼，将其收入鱼库。联想到社会上那些拉高官、巨商下水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垂钓的高手呢？正所谓，贪欲生忧，贪欲生畏；无所贪欲，何忧何畏？

夜钓是另一番体验。一次到一个水库夜钓，我手杆海杆齐抛，长枪短炮并用，齐竿地扎了6根。但是那晚运气极差，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杆海杆鱼漂铃铛纹丝不动，仿佛冻结一般，心中有了几分焦急，便移到草从更加旺盛的偏僻点碰碰运气。此时大概已凌晨两点多，蚊虫十分活跃，整营甚至整团的蚊虫对我狂轰滥炸，我被咬得浑身

疙瘩，但是为了钓到鱼，我只能涂抹点清凉油继续忍着。为了引诱鱼上钩，我将嫩玉米嚼碎成半糊状，抛洒到几米开外的鱼漂附近，大约抛洒了两个玉米后，夜光下，鱼漂忽然后下沉，我喜出望外，立刻提杆拉线挂钩，与这条鱼进行了5分钟左右的博弈，但鱼活蹦乱跳，左冲右突，上下撞击，制造出了很大的响动。如果任凭它这样折腾下去，很快会把周围的鱼惊吓走。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白酒，给它灌了一杯，希望它也像其他鱼一样，杯酒下肚，便酩酊大醉，不省“鱼”事。但这条鱼儿不但没一点醉意，反而更加兴奋，更加疯狂，大有冲回水库之势。无奈，我又继续给它灌酒，但它依然闹腾，直至给这条“好汉”灌下二两白酒之后，它才归于平静。但我却突发奇想，这条鱼儿该不是这片水域鱼儿的头领或者保护神吧？它那样奋不顾身地拼死发出声响，是不是想引起同类引起警觉，从而规避风险？出于怜悯，更出于钦佩，第二天清晨我偷偷地放了那条神鱼。

钓鱼，得其妙处者，便能动静自如，进退游刃有余，人生妙趣横生，渐入佳境。而钓鱼，已渐渐融入我的生活。